



【春日迟迟】

## 赶花集

□赵峰

秦牧先生写过一篇《花城》，还选入了中学生课本，到现在还记着他描绘的花市情景。从那时起就向往南国，向往广州，这座城市太幸福了，春节有那么多鲜花陪着一起过。广州的出版社就以“花城”命名，还有一本大型期刊《花城》享誉海内外，是文学类“四大名旦”之一。广州除了“羊城”这名字，也叫“花城”。前些年我常去广州，唯独没有在春节在此勾留，没体验过花市的盛况，总觉得是个遗憾。

爱花之心，跟爱美一样，人皆有之。我小时候的北方，家家差不多都种几棵花，不管房子多么老旧，摆设多么寒碜，院子里也要种几种花。木槿能看也能吃，挂上面油炸，满嘴清香，生吃也行，就是那些汁液黏糊糊的，让牙受些委屈。还有一种地瓜花，开大朵的那种，花瓣有些像向日葵，如有热闹的荣誉场面，可直接摘下，挂在胸前。像是送子参军，或是结婚做新郎官，都行。再就是比较常见的美人蕉，好多人家都有，和石榴花一样，红红的，这种花是纯看的，在乡下栽，但不乡气，像是城里来乡下串门的。石榴不是为赏花栽的，还有枣花，都是顺便看，主要是实用，石榴花妍，枣花淡，喜欢石榴花的多，对枣花大多熟视无睹，乡亲朴素惯了，没有点色彩就不入眼，看热闹的居多。乡下大红大紫的年画很有市场，纯黑白的水墨画不大受待见。

镇上吃公粮的干部、医生养花。听说有海棠、君子兰、仙客来、夜来香、还有些我都没听说过的花。那些花光听名字就很开眼，可惜都在家里，不能赏其尊容。有人在办公室放两盆海棠，花盆里还放了不少鸡蛋壳，给花浇水，都是先喝口水然后往花上喷，闭着嘴像是个喷壶，喷到花上都是些水滴，挂在叶片和花瓣上，露珠一般。

翻过山到东边走亲戚，山野路旁都是野花，斑斓得让这个小村多了些耀眼。没有这些叫不上名字的花草点缀，这原色就太单调了，最重的着色当是满山的杏花和苹果花怒放时节，这山、这房舍、沟堰都渲染得生机勃勃。大色块地染，很壮观，像是婺源儿的几万亩油菜，成一种震撼的大美。

初来济南那阵子，鲜花还没有流行起来，少有几处花店，那时的鲜花很贵，一般人不敢问津。

近些年不经意间，济南建起不少花卉市场，东西南北中，遍布各个方位。济南的十几家花市，若连起来，十里花街都不一定止。身价也从高端落地，进入寻常百姓家，买花不用下狠心，也无需太刻意，喜欢哪种花进市场便得。过个节，特别是春

节，家里怎么也得弄两盆蝴蝶兰，或是大花蕙兰摆一摆。春联在楼房没大有去处和落脚点，现在贴的也少了，摆花却蔚为大观了。

一进腊月，位于经十东路的百合花卉市场，还有鲜花港就热闹起来。现在，没有谁家缺少肉禽蛋奶，购置轻而易举。想吃的、想喝的、想用的，超市遍布大街小巷，如当地没有，可以网上搜了用快递寄回。但，似乎还要选一盆自己中意的花，才能最大满意。几百个品种看得人眼花缭乱，各种颜色的蝴蝶兰、杜鹃、仙客来、红掌、竹芋、红星、公主。会让你不再钟情既定目标，随时见异思迁，移情别恋。偌大一个市场，人头攒动，脚都难插进去，有早年大集的味道。挤进去挨个摊位看，精挑细选盆中意的花，拎着鲜花还得端着小心往外挤，嘴里不停地喊着“借光”，一身汗出来，再小心翼翼地放进后备箱，满意而归。这里地处东郊，停车没那么紧巴和逼仄，要方便不少。

花卉市场里多是花枝招展的姑娘，热气腾腾地忙，脸上冒着缕缕雾气，增不少妩媚，人花映照，互输芬芳。她们一定与花长久侵袭有关系，不然《红楼梦》那个可人的美少女，怎么叫花袭人呢！听一位艺术家形象俨然的年轻人说，花原来只是春节卖得好，现在除了六七月的酷暑时节，其他的时间都常态化了，鲜花已经不可或缺，精神生活悄然地延伸着。春节已经禁止了鞭炮，看烟花不如看鲜花，已成为济南人的共识。

游览赏花被更多的人追崇，春天青岛有樱花，莱阳有梨花，各地都有桃花。走走看看就好，没人逼你吟咏“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”“人间四月芳菲尽”“桃花流水鳜鱼肥”“有情芍药含春泪，无力蔷薇卧晓枝”这些古人佳句。四季的景象，都有浓浓的诗意蕴藏在里边，能在花的世界读到美，感悟到自然的启迪，心头泛起止不住的快乐就够了。

泉城那么多水，荷花是当之无愧的市花。据说玫瑰极有可能成为第二市花，一座朝向国际化大都市迈进的城市，多一种花并蒂开，是“花上开花”。济南除了称泉城、诗城之外，还应该顶桂冠——花城。只要能添彩的，大胸怀的济南来者不拒。

这个节，多数人选择原地过年。可去的地实在太多，乘游船在大明湖上品茗，吃水上盛宴，够别出心裁。奥体中心健身也是不错选择，还可以去跑马岭体味“齐鲁雪乡”，带孩子去野生动物世界亲近一下动物，到九如山观赏冰瀑。去图书馆读书，美术馆看画，都是绝佳充电时机。这个节“喜”“乐”“安”“康”元素齐备，要啥，可自挑自选，赶花市大集，只是重要选择之一。

【书里书外】

## 生命的轮回

□钟倩

一年一岁，自己就要奔四了，别人眼中的85后眼看就要步入不惑之年，我不禁百感交集。

不惑，乃明辨不疑，而我依然如故，时常质疑自我，质疑生命的不彻底和不完整。连续几天读文珍，一个仅比我大三岁的女作家，恍惚之间，在暗夜投来一束强光，照见我灵魂深处的怯懦和惭愧。她似乎是个独爱夜晚的女子，小说集都与夜有关，比如，《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》《夜的女采摘员》，后者为刚推出的新书。书中第一篇小说《小孩小孩》就紧紧攥住了我，唤醒了童年往事。故事为双线结构，讲述大年初二小林跟随父母回王家河走亲戚，而这天恰好是她大学同学毕业十年聚餐的日子，昔日暗恋男友刘赞专程赶回来，最终小林选择回老家，就这样错失重逢。回老家也是反乡愁，捡拾成长的脚印或悲欢，在“年”的喜庆大幕下翼翼收藏，独自吞咽，蜕变出一个全新的自我。其实，世世代代不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吗？偏偏小林多愁善感，表舅家的女儿依依的遭际，令她心痛又难平。她带着依依去抓娃娃机，一路上边询问依依的日常生活，边回忆自己的成长心路，还不忘打开手机关注微信群里同学聚餐的动态。

“这个寒凉阴湿的冬日下午，小林宁愿和这个十二岁的小孩子厮混在一起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她希望能和依依在一起更久，花很多时间陪她玩，无微不至地照顾她，给她最温柔的爱，念很多书给她听——告诉她永远不必因为任何事自卑，更不必压抑自己取悦任何人。”这段话无疑触及了很多人的集体回忆，让我想起儿时过年回姥姥家，带着表弟表妹在村庄里疯玩，池塘边捞小鱼，大坝上放放风，胡同里藏猫猫，做游戏跳房子，当然，去乡村小卖部买一堆五毛零食和廉价摔炮是必选动作。然而，回城后当天晚上我就水土不服，拉肚子，发高烧，折腾几天才能恢复元气，或许这就是贸然闯入乡村的精神阵痛吧。而小林也有，当她得知依依被蜂场男人猥亵过，震惊、战栗、愤怒，不禁出了身汗，这个曾经遭遇车祸的女孩二次受伤，她由此感叹，“那么多小孩都从来没有被好好对待过，也就糊里糊涂地自己长大了。”小林把这种情绪投射到刘赞身上，她希望他生个女孩，“这样他就会明白知道一个女孩子慢慢长大有多么难，多么伤心。男孩子也难，但是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得到的总归要更多些，或许。”

其实，我们都是“黑暗中默默隐忍的小孩子”，鲁迅先生“救救孩子”的深情呼告在今天依然回响。文珍的书写，就自带这种文化基因，同时又有对权威和平庸的极端反抗。她一次次重返童年和青春，文本叙事中的主人公不再是张三李四，而是螃蟹、乌鸦、黑熊、刺猬、小狗，甚至是一匹高大的白马。比如《赛马驯养要诀》，开篇首句，着实骇人，“立夏这天，我的阳台上吹来了一匹小马。”再看，“好像是大风从纱窗的洞眼大不少——况且为了避免吃土，我早早把阳台的玻璃窗都关上了呀”，表面上看很“卡夫卡”，实则是一种自我重构。在文珍的精神国度里，小动物暗含人类的焦虑、孤独、恐惧、挫败、情欲等。在大学校园里救过乌鸦的欧阳小乐，毕业后与男友租住在城中村，男友背弃，村里拆迁，她失恋又失业，此时乌鸦神助，带她住到柿子树公寓，倒霉的乌鸦映照出成人世界的无奈；最令人唏嘘的是《抵达螃蟹的三种路径》，主人公K是外省

学术青年，要为螃蟹写一篇论文，牵扯出他坎坷的恋爱史和心灵史。后来，他养了两只吃苹果的相手蟹，起名“乌乌”和“龟龟”，一段时间后才发现乌乌右脚残缺，因而蜕壳而亡，从此他再也不吃螃蟹。相隔不久，龟龟也莫名消失了，他始终想不明白，相手蟹的敌人，为何就是自己。这是小说的第一部分。第二部分呢，讲述因跑影视项目结缘的一对男女，坠入爱河在一起，结果项目落空，女人拒绝了他的求婚，他依旧痴心不改，就像只大闸蟹，钳在情爱的巢穴里出不来。小说的第三部分，是郊区女工林雅的罗曼史，她与螃蟹有什么关系呢？她在工厂做螃蟹公仔，即毛绒玩具，四岁零三个月的女儿饼干是巨蟹座，她买不起公仔，就想方设法偷，此前已经悄悄带走浣熊、树懒、猫头鹰。当年她是个问题少女，不喜欢读书，从出产毛蟹的苏北老家逃出来，在火车上邂逅饼干的爸爸，也就是男友田又军——他回东北老家探望奶奶。两人擦出爱情火花，懵懂的林雅跟军军来到S城，才知道他是个彻头彻尾的穷鬼，住不起旅馆，买不起衣服，每天吃四块钱清汤寡水的炒米粉都是奢侈，看电影更是妄想。没过多久，她的身份证也被他偷去卖掉换钱，然后去网吧刷游戏。眼看曾引诱他的老董不堪压力坠楼死在五隅市场，林雅不辞而别，去了服装厂做日结工，未婚先孕，两个月后在社区医院生下女儿，因为军军爱吃奥利奥，所以起名“饼干”。她辗转打过多份工，在玩具厂，她经常给女儿偷玩具，后来去粤海城当月嫂，发现偷给女儿的仿真毛绒玩具家家都有，而且和自己偷的残次品不是一个品相，“那户人家的螃蟹眼睛看上去格外的明亮，又善良，饼干的那个则越看越像在翻白眼，就像地上躺着的老董。”最后她去了富士康，她觉得自己也就是只寄居蟹，在S城待一辈子，依旧是陌生的壳，到死都混不上户口。以蟹喻人，极为精妙，相手蟹、大闸蟹、寄居蟹，三种螃蟹对应三种不同形态的失败人生，相似之处都在于自己与自己较劲儿，在精神层面殊途同归。

读文珍，使我想起巴尔加斯·略萨的独到见解，“我们在阅读小说的时候，我们不是平时的我们，而是入了迷的人们，是小说家把我们搬到这群人中间的。这个搬动是一次变形，那个令人窒息的堡垒——我们的实际生活——被打开了；我们走出来成为另一种人，来以代理的方式体验那些小说为我们变化的经验。”文珍好比施了魔法的小女巫，用想象力为暗淡的人生寻找出口和光亮，于黑夜里挣扎和冲撞，打破性别界限，采撷灵魂的露珠，凸显个体的孤独。她也曾试图努力寻找大多数人的困境，即生存的普遍性，但到头来发现，一切不过是自我的局限。“放下为一代人代言的妄念，仅仅只诚恳面对自己身而为人的个体困境，依然可能抵达某种最大公约数，因为你首先意识到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。”于是，她的夜晚系列小说，就是如何把自己外部化，找寻到自己的光源——“当一个人被从内部打开，回到她的本心和初心时，她就回了她的部落，面对天和地，面对普遍的人性。”

年年春节，今年尤不同。就地过年，减少流动，但时间始终是流动向前的，我们无法修改时间的属性，在不觉中完成一次蜕变；无论何种形式的团圆，都会被光充分笼罩，得到上天慷慨祝福——这是时间赋予每个人的功课，亦是生命的精彩轮回。